大公報
責任編輯：吳至通　關衛寧　美術編輯：徐家寶
2019年2月16日　星期六

名家國畫展港水港墨

【大公報訊】記者王豐鈴、湯艾加報道：由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當代水墨香港學會共同主辦的「港水港墨—當代中國水墨名家邀請展」，昨日在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廳開幕，展出王無邪、王秋童、沈平、林湖奎、黃孝逵、司徒乃鍾、熊海、林天行八位香港水墨畫家的最新創作，合共逾百件。展期即日起至二月二十一日。

開拓創新 獨樹一幟

八位「港水港墨」畫家都以發揚水墨藝術爲宗旨，扎根傳統、勇於創新，而又各擅勝場，個性鮮明。王秋童爲都市主題開拓先驅，林湖奎獨步花鳥動物，黃孝逵強調光影節奏韻律，沈平西畫中寫，司徒乃鍾呈現複雜的生活化環境，熊海兼探工細及寫意的山水意境，林天行則以具象之形組成抽象畫面。是次展覽呈現了畫家們最新的探索和實踐成果，題材上既有山水花鳥，也有都市景象；風格上既有傳統嶺南筆墨，也有現代實驗水墨；形式上亦具象與抽象兼備，反映香港水墨藝術的發展態勢和新高度。

開幕禮於昨日舉行，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宣文部部長朱文、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張馮泳萍、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會長譚錦球、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馬逢國、當代水墨香港學會永遠會長王無邪、藝術發展局主席王英偉、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吳志華、香港藝術館館長（香港藝術）鄧民亮、香港美協常務副主席朱達誠、雲峰畫院董事長郭浩滿、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永遠榮譽會長劉宇新及榮譽會長李秀恒等。

虛實筆法 層次分明

譚錦球於致辭時表示：「水墨是中國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水墨藝術立足傳統，面向當代，以其創新與活力，在中國水墨藝術領域獨樹一幟。」張馮泳萍表示特區政府支持文化藝術發展，將跟進硬件軟件設施，如擴建中的香港藝術館，預計今年年尾開幕，將爲中外藝術家提供更大空間。

▲主禮嘉賓大合照（前排左起）：李秀恒、吳志華、王英偉、王無邪、朱文、譚錦球、張馮泳萍、馬逢國、王惠貞、劉宇新、鄧民亮

王無邪回憶當代水墨香港學會創會初衷：「八年前，我們幾位藝術家朋友致力水墨畫的創新方向，大家成立協會，將『港水港墨』作爲招牌，意爲香港有獨特的水墨畫發展與成就。成立後我們在大灣區幾個城市，還有北京等地都做過展覽。二〇一四年學會與北京的『中國畫學會』建立聯繫，易名爲『中國畫學會香港』，不用『港水港墨』爲名展出，但今次在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的邀請下，原來創會的畫家再次集合，促成這次『港水港墨』最具規模的本地展覽。」

熊海分享：「這次展出的作品涵蓋自己多個時期以及多個主題的作品，包含自己喜愛的華山系列、浪韻系列、都市水墨，和寫生小品。其中作品《西岳奇峰圖》這首次在港展出，也是僅有數件近四米的大尺幅作品之一。」《雪境印象》視線焦點在於畫中央的樹木，畫中亦表現雪山、雲層結構，不同觀者有不同感受。

林湖奎在現場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介紹，「這次的作品主題以動物爲主，但表達的內容豐富。尤其選擇了自己喜愛創作的多種動物，如白鶴、貓、猴子等。」同是表現貓，也有乾筆、乾濕筆兩種畫法之分，以表現其毛髮特色。對於如何將動物主題的作品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分享，用半虛實的筆法，表現的動物則溫柔可人，若寫得太具體，則太實了。

圖片：大公報記者湯艾加、王豐鈴攝

◀展場一隅

◀林湖奎及其作品《賞花》

◀熊海及其作品《西岳奇峰圖》

◀丁氏所作肖形印生動俏皮活潑可愛

◀丁氏自用自藏印「衍庸」

丁衍庸刻畫刀石情緣

【大公報訊】記者徐小惠報道：著名畫家、篆刻家、美術教育家丁衍庸的首個篆刻專題展覽「刀石情緣—丁衍庸篆刻藝術」正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許氏文化館舉行，展出丁氏篆刻印一百二十方，其中六十六方爲丁氏自用自藏印，五十四方爲可贈友人和學生印。後者中並有四十方印章原石展出。

丁氏門生、中大藝術系系友徐志宇日前在現場講解丁氏篆刻作品風格及本次展覽亮點。據徐志宇介紹，丁氏名字中最後一字原本作「鏞」，後因其來港後生活困頓，便將「鏞」字中的「金」去掉，以「衍庸」行。此外，因其肖虎，常以「丁虎」爲號；四九年來港後別署「丁鴻」……這些落款皆可在現場展出的丁氏自用自藏印中找到。

丁氏在畫壇與林風眠、關良素並稱「廣東三傑」，其篆刻並不比畫遜色。丁氏的「篆刻」不以篆書行之，字體通常爲甲骨文、金文以及象形文字。其一生所作刻作品預計兩三千，他擅長以畫入篆，借鑒取資西方藝術、中國書畫以及璽印器物等，注重形貌、精神與意蘊，印風古拙沉雄，蒼茫渾樸，與其性情襟懷相合。

丁氏爲中大新亞書院兩年制藝術專修科的創辦人之一，並於中大藝術系執教二十一年，是次展覽爲慶祝新亞書院七十周年校慶的活動之一，由新亞書院及藝術系系友會主辦，藝術系及文物館協辦，展期由即日起至本月二十一日，展館每周一至周六上午十點到下午五點開放。此外，本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展覽將設免費導賞服務讓公衆了解丁衍庸背後的人生故事。

圖片：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金豬賀歲」專場備受本地戲迷和中外旅客青睞

港京崑劇團名劇賀金豬

【大公報訊】金豬賀歲，香港特區京崑劇團年初八（十二日）在油麻地戲院傾情獻演日、夜兩場，爲本港戲迷和旅港中外人士精心挑選梅派名劇、經典折子兩個專場。日場兩齣戲目是梅蘭芳所創的《霸王別姬》和《貴妃醉酒》，夜場三齣是各個流派的經典折子《紅鬃烈馬》、《武家坡》和《大登殿》。

參加演出的陣容包括劇團創辦人、表演藝術家馬長禮入室弟子張宇，常務副團長、和平杯全國京劇票友大賽金獎得主王開顏、優秀梅派乾旦黃璜和文武老生李世榮等，香港天津聯誼會京劇社長高鸞應邀友情客串。爲進一步探索大灣區文旅融合發展，洪光京劇團亦從深圳趕來交流加盟獻唱。

《鎮店之寶》反映西環老店故事

藝術賞析

何俊輝

▲對於社區重建，劇中人各有不同的看法

從場刊陳桂芬寫的「導演的話」得知，今次勞敏心編劇的《戀戀西城系列之鎮店之寶》是該系列首次於九龍區公演，致群劇社曾有最少六年於高街社區中心演出一些有關西環文化歷史的舞台劇。《鎮店之寶》這齣石峽尾JCCAC版本正是勞敏心將以往三個於高街演出過的短劇交織起來，變成約九十分鐘的完整演出，並雲集了專業與業餘演員參演。

面對收購 街坊各持己見

《鎮店》的人物和故事雖取材自西環，但如地產集團收購老店的情形其實在香港任何社區都會發生。譚超（王卓明飾）經營的賣蒸籠老店及鄰近店舖面對收購，故此，各持不同價值觀的人爲「自己／香港的未來」各抒己見。當中超叔誓將蒸籠祖業兼早年買下的舖位傳給女兒譚瑞英（陳栩炘飾），瑞英卻做着會計工作，對繼承祖業似沒想過或沒決定。瑞英的男友Marco（郭穎東飾）結束了於蒸籠老店旁經營的咖啡店後便決定去非洲參與人道救援工作，這使重視現實生計的瑞英感到不切實際並掀起「理想與搵食」的角力；力撐超叔繼續經營下去的幾位學生覺得互相尊重和生活的多元是最重要；但經營影視店的肥彭（周育良飾）則認爲「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何貴康的媽媽（左）從事裙褂業，而黃妹的爸爸(右）則從事殯儀業，一對小戀人被家長禁止來往

衆角色的不同價值觀無疑能刺激觀衆就衆多香港社會問題／現象及港人的價值觀差異作深入的思考、討論，可是編導於表達價值觀的效果上顯得像直白的辯論或演講，就令到具戲劇效果的情節並不多。幸好還有一些能夠妙用小人物處境、心態反映出香港社會問題的情節，令人驚喜，例如肥彭明知張華慶飾演的阿炳患上腦退化症仍向他推銷影碟，由阿炳的不清醒與肥彭做生意的狡猾手段，便彰顯有些人總想法子去多賺弱勢者的錢。

《鎮店》另一條主線是發生於一九五一年的悲哀愛情故事，何貴康（郭穎東分飾）有一個經營婚宴裙褂的家庭，偏偏黃妹（陳栩炘分飾）的家是經營殯儀，故此這對小戀人於雙方家長反對下只好分手……如今已變成婆婆的黃妹（勞敏心飾）常在現今的賣蒸籠老店出現，而導演有心安排同一對男女演員分飾兩個年代的情侶，然而筆者未看到劇末是未能感受到一九五一年與現今的故事有何清晰的關連。

黃妹婆婆常穿貴氣、色彩繽紛的衣服並於說話時多夾雜英語，配合西環老店的場景，產生一種不搭調的滑稽感。而從戲的前段至中段來看，黃妹婆婆是怎樣的一個人？活得開心嗎？對生活有怎樣的盼望？編劇甚少描寫，令這角色的出現神秘莫測且有些突兀。不過，黃妹婆婆的遭遇又反映了舊區街坊之間的關係可以維繫得很深，筆者感到譚超一家跟黃妹婆婆相處時所流露的人情味是從日積月累得來的。

一件裙褂 串起兩代情誼

劇末終於使筆者體會到黃妹婆婆的存在意義及她怎樣巧妙地將兩個時代的戲分連繫起來。黃妹婆婆將一件源自她家的裙褂給予瑞英在婚宴時穿着，瑞英忽然想單身的黃妹也試試穿裙褂的感覺，竟聯同家人及街坊搞了一個扮鬼扮馬派對讓黃妹放心穿裙褂，裙褂便成爲將濃厚感情代代相傳的重要媒介，無奈是這種媒介或會隨裙褂老店的逐漸減少而有可能消失，換言之《鎮店》的兩條主線帶出一個重要訊息：人的感情和傳統文化都需要珍重。

郭穎東飾演畢業後工作不久的何貴康，但舉手投足演得過於年輕，更似純眞小學生；反而陳栩炘的一九五一年黃妹演繹得比較接近中學生的形象。郭穎東、陳栩炘等專業演員於《鎮店》中明顯跟王卓明、周育良、鍾寶強、張華慶等演長者角色的長者演員，產生截然不同的演技效果，筆者尤其喜歡長者演員那種既保留本人特質又自然流露的本色派演技，能演活舊區老街坊的生活眞感覺。

台上的店舖布景相當簡陋，可見是次製作成本不高，但郭惠芬的服裝設計很認眞執著，黃妹婆婆穿的裙褂原來是導演的媽媽穿過的裙褂，而黃妹的爸爸（林永豪飾的黃堅）所穿的服裝亦似足殯儀工作服，至於劇末派對戲的動漫角色服裝、清裝及其他浮誇戲服，可見有些服裝像電影戲服般精緻而有些服裝則「粗製濫造」，「粗製濫造」實質是郭惠芬的精心安排，例如加菲貓戲服的馬虎便切合忙於飲食業工作而無錢、無時間自備派對服裝的角色泉嫂（鄧美貞飾）。劇中還有似爲逼遷而現身的兩個黑衣人走過舞台，這效果像兩個帶點不知所措的趕路人，完全沒令人感到迫遷是值得擔憂的事，至於在一九五一年的愛情戲台詞中加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廣東歌的歌詞，卻破壞了離別場面的浪漫憂傷，不會令人看得更感動。

◀何貴康、黃妹分別來自經營裙褂、殯儀的家庭，家人阻撓令情路難行